

# “巧手翠翠”， 开拓传承苗绣的美丽之路

文 / 丛林

苗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刺绣，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2006年5月20日，苗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可是现在，懂得苗绣的人并不多，也就是说，苗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。但在湘西花垣县有一位苗族姑娘，对于苗绣可能失传的问题非常痛心，她立志要让年轻的绣娘们回来，要让苗绣回来。

几乎一转眼就过去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苗绣——这一曾经占据湘西女性几乎全部生活时光的活动，人人都会的技艺，转眼之间便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为了生计，绣娘们都蜂拥着外出打工，再也没人愿意拿起绣花针了。苗绣成了被时光封存的宝藏，被人们遗忘在大山深处。麻志银回忆，为庆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，花垣县准备以60米长的刺绣长卷作为献礼，开出优厚的酬劳应征绣娘，然而前来应征的年轻绣娘仍是寥寥无几。看着年近花甲的老人们拿起绣花针，一



针还有一已经无法

些老人因为视力老花、手颤，刺绣了，她实在忍不住落泪。

她说：“以前，我们村子里的女人个个都是绣花能手，可如今，却再也没有人愿意学习苗绣了。一想到等这一批老人老去，苗绣就将真正成为历史，我就无法不心疼。”

自此之后，麻志银便开始了她传承苗绣的艰难之路。苗绣自2006年就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曾登上过巴黎秀场的舞台，却依然难以改变它日渐落魄的命运。麻志银意识到，只有将苗绣产业化，做成品牌，将传统苗绣与现代审美相结合，找到它在市场中的定位，苗绣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光大。

得道多助。麻志银的苗绣项目得到了政府和很多友人的支持。目前，她“巧手翠翠”的苗绣项目得到了“妇明·她空间”的支持。妇明公司计划3年内在全国成立10万个“她空间”，这意味着，她的苗绣项目将会随着“妇明·她空间”孵化到全国各地。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、腾讯公益等单位的支持下，麻志银又发起了一个爱心公益项目——圆梦苗绣·圆梦翠翠，以此引起社会对苗绣的更多关注。

## 年轻绣娘，何时回归

取得如此大的成功，我问麻志银“巧手翠翠”目前的苗绣规模，她忧心地说：“目前‘巧手翠翠’的绣品虽已突破传统限制，逐步涉及围巾、披肩、旗袍服饰、挂件等领域，但依然难以占领市场，年轻绣娘依然不愿回来，因为机绣更便宜。”

可我不像麻志银小师妹那么担心。机绣是没有灵魂的，它不可能倾注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，不能称之为艺术。而艺术从来都是超越实用而存在的，比如书法，比如绘画，我们离开毛笔和宣纸的时代已经那么远，但热爱书法绘画的艺术家并不少见。

当我们的经济足够发达，当我们的物质足够丰富，我相信女人们在职场中会越来越从容淡定，在家务中也能越来越轻松，而不必每天从早忙到晚。那个时候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愿意在事业之余，抽出时间重新拿起绣花针，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，一针一针绣在自己的服饰上。

不过，目前重要的，是保存“苗绣”这颗种子，不能等到有了合适的土壤之时，却没了种子。我相信，师妹麻志银的苗绣传承之路，会越走越远。而她目前的努力，就是想让年轻绣娘重新发现苗绣之美，发现苗绣是苗族姑娘的智慧结晶。也许不久的一天，我也会加入她“巧手翠翠”的队伍，拿起属于我的那一根绣花针，重温我母亲在灯下刺绣的旧梦。

## 苗绣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

麻志银是我的小师妹，她出生在湘西花垣县偏僻的大山深处，家贫没钱上学，16岁即在家乡的锰矿厂当了童工。她不甘心在隆隆的选矿车间度过自己的一生，2005年毅然走出工厂，来到县城开了一家移动营业厅，开启自主的人生之路。

可2008年1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导致她的司机去世，她自己腰椎严重受挫，右手也差点要截肢。她跟我说，苦难更能磨砺人的意志。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抑郁期之后，她再次背着行囊，离开家乡在长沙办起了南狮彩印广告公司。就在经营得正好的时候，她却将公司托付给弟弟，转身投入到传承家乡的苗绣事业中。

苗家女孩7—8岁就开始学习绣花，刺绣手艺都是祖母传给母亲，母亲传给女儿，如此代代相传。她们常常在结束田间劳动之后，或是阴雨天气，聚集在寨子的公用亭子里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刺绣。她们把对生活的热爱，全都贯注在一针一线的刺绣当中。苗族姑娘是最爱美的，她们把美丽的图案绣在头帕、腰带、披肩、衣襟、裙摆、裤脚、荷包、鞋面、鞋垫等一切可以绣花的地方。苗族姑娘出嫁，不重田地、不重车宅，只看重她们的歌喉和苗服上的刺绣。

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，也常常在煤油灯下为我们姊妹穿起各色丝线来绣鞋垫。逢落雨天气，母亲叫我们姊妹去替她从柜顶上取女红篮子，那也是极开心的事情。母亲会随手在我们的鞋面、衣襟或裤脚上绣上一朵草叶青青的小红花，或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小蝴蝶，我们穿着得意洋洋四处跑，去同村的女孩中间炫耀。

麻志银说，还有什么样的女子，比在阁楼上绣着嫁妆的姑娘更美呢？

## 传承苗绣， 创造“巧手翠翠”

只可惜，那些美好的时光，

（作者简介：

丛林，原名何贵珍女。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。著有长篇散文集《水流林静是故乡》、《山林日记》



扫一扫，  
说说你的  
看法

■读情

## 读出温情的故事 听见温暖的声音

读情，满足你耳朵里的直觉感受，治愈你心灵里的伤心失落。把你的故事写下来，录成音频发给我们。这里就是你的朗读平台，今日女报的所有读者就是你的听众。

投稿邮箱:91502962@qq.com,《读情》栏目QQ群:427178520。小编在这里等候大家发来充满温情的声音!

## 感恩这二十天的遇见

文、朗读 / 冯罗生

人的一辈子，总要不断地遇见，遇见无数的人。他们多数擦肩而过，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甚至转身就忘记了你的长相，最多也是在迎面走来时匆匆看你一眼。

而我，在深秋的艳阳里，遇见了你们，遇见了美好，然后让我心怀感激地深情地活着，在文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着……虽然冬天我们不得不分别，连整个长沙城都笼罩在凄风冷雨的离愁别绪里，细雨霏霏，阴冷潮湿，正如我们的心。

在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的短短二十天时间里，生性慢热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边缘人。也许是步入中年，渐渐麻木，总觉得有些人，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，即使再不舍，也将断舍离；有些人，永远融不进她的繁花似锦、热闹非凡，所以我一直轻轻地来、悄悄地走，除了认真上好每堂课，贪婪汲取文学的丰富养料，来丰盈自己仅有的文学库存。

但是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在我冷静的表情里，在我卑微的内心中，某些情绪在滋生疯长，像极了一种烟雾，渐渐弥漫我的双眼、充斥我的内心。尤其是在结业后回到家里，一个人静静独坐在沙发上，莫名就有了一种要嚎啕大哭的冲动。

我细细回味我的这二十天如梦境般的日子——

开学第一天，当老师们尚未准备好报到流程，我就来了毛泽东文学院。陈嵘老师那似多年未见老朋友重逢的称呼，让我如沐春风，心里暖暖的；宗玉院长话虽不多，然他那平易近人的细声慢语更让人感到亲切……院里的每一个老师、每一位领导，都如同自己的家人、亲人，丝毫不让人心生畏惧、望而却步。

10月30日上午，我邀请了十来个同学集体“私奔”到长沙县北山森林公园赏花。大家在花谷里拍合照，人人流连忘返，个个都抱怨时间太仓促，回来后又吟诗作文，我都一一收藏。由此我领略了同学们满腹经纶的才情，风流倜傥的男同学与风姿绰约的女同学相映成趣。这半天诗与画的美景，铭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也留存在北山浩淼的花谷中。

11月10日下午，没课。突然菲菲微信与我：“到你的房间来，奉老师买了很多水果、零食来酒店看我们了，点名要你来……”当时真的很震惊。以前跟奉荣梅老师没有过交流，然而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的报刊、杂志、出版社编辑与学员们的见面会上，她竟能第一眼就认出我，脱口叫出我的名字，并且还特意提了我们来自长沙市作协的三位学员，真的让我感动。我，一个普通作者却让她这么个知名大编辑记在了心头。

还有唐樱主席，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利用开会之余来院里慰问长沙市作协的学员，给我们打气加油。

更有阎真、王跃文、汤素兰、水运宪等名家大腕，用自己严谨的创作态度、饱满的热情，专程给我们传经送教。尤其水运宪老师，上完课后果断加入我们16期学员的微信群，一起与民同乐，与学员打成一片，丝毫没半点文学巨匠让人望而生畏的架子。

“我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。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……”在通往文学圣殿的路途中，

我真的卑微如尘埃，我诚惶诚恐，始终记得自己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心去膜拜，所以真的很感恩遇见你们，我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。

……

毛泽东文学院，湖南的“码字”人几乎都知道，或许还经常路过多看几眼。在这里培训是什么感受呢？扫码听听吧！

